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舉人臣王藻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三

雜記上第二十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雜記者雜記諸侯已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别録屬喪服依曲禮檀弓分上下篇　方氏慤曰此篇雖以記喪為主而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乘繩證反下同轂工木反綏鄭讀緌胡如字復音伏輤千見反裧昌占反殯必刃反說土活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褒衣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緌讀如蕤賓之蕤緌謂旌旗之旄孔疏在國招魂則用上服今在路死故用旌旗之緌冀魂魄望見識之覆還也王喪在國亦用緌周禮夏采建緌復於西郊

輤載柩將殯之

車飾也孔疏以下遂入適所殯故以殯言之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旆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孔疏証此是殯車非葬車裧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孔疏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輤之四邊亦赤色若葬車則上用荒不用輤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孔疏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為裳帷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為屋小帳以覆棺設此飾而後行也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廟所殯宮牆裳帷也孔疏鄭恐是宮牆故明之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

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孔疏輯覆上象宮室今入有宮室故去輯不去裳帷者以裳帷障棺不可去也毁或為徹凡棺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俠之於此皆因殯焉孔疏據定元年公喪至自乾侯正棺兩楹間知棺自外來皆如此即尸亦俠於此皆因殯焉也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孔疏皆曾子問文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孔疏周殯於客位今殯於兩楹間以自外来不忍遠也

孔氏穎達曰五等之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死於主國有司所授館

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已本國同也道路也若諸侯在道路死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車輈向南左轂左東也不於道路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也案周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館有積皆所以待賓客也賓敂關關尹以告掌訝與士已迎賓於疆為之前驅小行人迎勞於畿訝士與行人逆之入於國則凡廬宿孰非公館使不得升屋而復與蓋此死於道乃死於車若魯桓公故即升車轂而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綏旌旗之旄去其旒而用之異於

生也

存與陸氏佃曰綏旄也以其旄復旄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旌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胡氏銓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為緌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釆所云讀作綏可也此復魂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裳用緇則幨與裧皆赤以玄纁對耳大夫以白布為幨豈亦因染赤得名乎

棨去旒周禮無此說諸侯之旒如其命數豈有欲其

望見而反反去其可別識之命數而存一不可別之旌乎陸以綏為旐胡以綏為登車所授之綏俱非

又案不毀牆鄭説可通但既大斂有棺則必毀廟門西牆乃入所謂入自闕升自西階也方小斂則無棺不必毀牆所謂入自門升自阼階也此或以未大斂者言歟

總論孔氏頴達曰自此已下至蒲席以為裳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棺貴賤

之等此經論諸侯之制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輲市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綏亦緌也（案辨已見上）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孔疏不以蒨草染之）言輤者達名也（孔疏亦言輤者有櫬近之義也）不言裳帷俱用

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孔疏鄭恐易以輴車故明之輲讀為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孔疏有輻謂用他木為輻無輻謂合大木為之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葢半乘車之輪孔疏周禮遂師職共蜃車乘車高六尺六寸此半之高三尺三寸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輴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易耳 孔氏穎達曰此明大夫車飾初死及至家皆以

輲車至家説輤惟輲車在故云載以輲車此謂尸若柩則升自西階也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其殯時則易輴矣大夫士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説輤亦載以輲車故鄭云車不易也凡在路載柩天子已下至士皆用蜃車其制與輲車同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於階閒注云蜃車是士也此云輲車謂大夫也諸侯不言可知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輅轝輅

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迫地而行其輪卑有似於蜃蝺車則不用輻為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謂畫輴轅為龍諸侯殯亦用輴車不畫轅為龍大夫殯不用輴故鄭注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輴士掘肂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廟大夫已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輁軸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注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

士幦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以葦席為屋則無素錦為帳

孔氏穎達曰此明士幦也謂用葦席屈之以為幦棺之屋蒲席以為裳帷圍繞於屋旁也然大夫無以他物為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為帳矣既有素錦帷帳帳外上有布幦旁有布裳帷則士之帷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為幦覆於上但文不備也

存疑方氏慤曰大夫以布為幬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為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為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别也

案孔疏不言諸侯之幬用帛方氏說似與之異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長丁杖反

大音泰適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君之臣某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　孔氏穎達曰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君訃於他國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曲禮云諸侯曰薨士曰不禄夫人尊與君同今俱不稱薨同士稱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故云不禄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若

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也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告於執事夫人大子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畧也　陸氏佃曰凡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薨不訃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其君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

總論孔氏頴達曰此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禄訃於士亦曰某不禄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適並依注音敵大歴反實依注音至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周秦人聲之誤也孔疏以身赴告故云使某至　孔氏頴

達曰此明大夫卒相訃告之禮同國敵者謂大夫位相敵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稱不禄稱某者或死者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訃於他國之君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尊敬他君故云某死訃於他國大夫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禄　方氏慤曰士曰不禄此非士亦曰不禄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王藻言於大夫曰外私名同而實異矣　胡氏銓曰春

秋傳曰以賜君之外臣首實謂身親告也

存疑方氏慤曰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　劉氏敞曰

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正義孔氏頴達曰此論士喪相訃告之稱士賤赴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

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館公宮之舍也　案公館在倚廬堊室之外　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亦謂未練時也　孔疏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　士亦謂邑宰朝廷之士亦居廬　孔氏頴達曰此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

節大夫恩深祿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恩輕又為君治邑久不歸則廢職故至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居廬以位尊恩重士居堊室以位卑恩輕若士與王親者雖賤亦居廬與王無親則居堊室與王雖疏但是貴者亦居廬　黄氏震曰倚廬者倚木於室外為廬堊室者白其室中為堊倚廬之制重堊室之制輕

存疑熊氏安生曰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經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宰邑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　郝氏敬曰居君喪之禮大夫士服同斬衰三年而喪次有等大夫次於公館喪除後歸雖練祥不歸也士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士未練之先亦次於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大夫初喪居倚廬士初喪居堊室皆在殯宮門外倚廬重於堊室堊室重於公館斬衰居倚廬既練居堊室士初

喪即居堊室不待練也位尊者情重位卑者哀殺大夫居廬時士居堊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此其差也　應氏鏞曰必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曰士備入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為復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

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國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境之内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此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

案周禮宫正大喪則授其廬舍辨其親踈貴賤之居注親貴者居廬疏賤者居堊室喪大記大夫侯練士卒哭而歸今細案之廬也堊室也公館也居之三等也

始死也卒哭也練也終喪也喪之四節也為君皆斬

衰而五服之內五服之外親疏之等也朝廷之大夫一等都邑之大夫及朝廷之士一等都邑之士一等下邑之士一等貴賤之等也子親朝廷之大夫貴必居廬以終喪五服之內都邑之大夫朝廷之士始亦居廬卒哭居堊室此所謂大夫居廬鄭氏所謂未練時也既練則都邑之大夫朝廷之士皆次於公館以終喪矣鄭氏所謂練而猶處公館者也五服以外之親都邑之士則始即居堊室此所謂士居堊室卒哭

居公館此所謂士次於公館練而歸此所謂士練而歸者也若下邑之士則堊室之地原無可容始即居公館卒哭而歸大記所云者是也鄭孔條貫本極分明但鄭孔不言天子諸侯禮異熊氏則謂天子之士居堊室諸侯之士乃有居廬堊室之不同雖無明據但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人多則朝廷之士居堊室容有之諸侯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則親近之士始居廬卒哭居堊室亦其宜也郝氏謂士

初喪即居堊室無卒哭一層則與天子同與鄭孔與熊皆異應氏謂諸侯之士多不止二等則天子之士更多矣上士中士下士原不止二等也且士之入臨者原止縣邑之長非人人盡來其次即可攝事不患一邑之事盡廢也況卒哭而歸又明有據乎安得以此駁注疏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為其之為為於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孔疏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為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孔疏若大夫適子雖未為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孔疏欲見大夫士喪禮殊異未甚分明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孔疏皆左傳襄十七年文欲証大夫士喪服不同此平仲之謙也言已

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孔疏晏嬰對家老言若身為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為大夫唯得服士服此平仲謙退之辭非禮也王氏肅曰喪禮自天子已下無等故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大夫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為重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經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謂能遠於害矣不以已之是駮人之

非遜辭以避咎也　孔氏穎達曰案張融云士與大夫異者是亂世尚輕凉非王者之達禮如融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後世有異耳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為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　方氏慤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偕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　孔疏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今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

三升其齊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孔疏鄭既約士為父之服又約為母及兄弟之服經為母四升而大夫縷細如五升兄弟五升而大夫縷細如六升也唯大夫已上乃能備儀盡飾士已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孔疏義服降正服一等今士皆降從義服是卑屈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孔疏大夫已上儀服無降殺居喪之禮以服重為伸以服輕為屈今以重服情深使士有抑屈是勉勵士身使為高行也

大功已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伸　王氏肅曰其大夫與士異者大夫已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　陸氏佃曰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齊衰四升蓋士已下則五升大夫六升諸侯天子齊衰之别也若斬衰則兩等喪服所謂衰三升三升有半三升有半大夫已上服斬之衰與

辨正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獘尚未至此

案後言端衰喪車皆無等而儀禮喪服傳言大夫士禮別異亦多獨喪服之升數無異文是鄭所云縷如三升半者無確據也王子雍闢之是已但此經文言士服大夫服則異者在服而王但以素弁素委貌別之於經意却未盡喪車無等而周禮言王喪車五初喪蒲蔽犬榠士唯此一車是無等者又有等矣豈所謂負適與衰之制尊者長廣卑者短狹與其受服亦有緣飾之不同者與孔疏申鄭而詳載王說并及張

杜服之異於鄭則其微意亦不深以鄭説為然矣間傳所列精粗鄭以為降服正服義服之别陸以為士大夫天子諸侯之别則以彼注與此孔疏正服義服附合為一亦似可通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存疑鄭氏康成曰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孔疏其父官至大夫賢行既著道德又成當尊此大夫之身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孔疏其適子未仕得服大夫服者非但尊此大夫之身亦尊其適能象似其父之賢也

存異皇氏侃曰大夫適子若為士為其父唯服士服鄭注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也

案舊本此與上文為一節蓋承上以服言之儀禮喪服傳父之所降子不得不降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盖大夫之子厭於父故從父服所謂服大夫之服者此也若如注疏說則大夫子皆得衣冕服矣而可乎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正義鄭氏康成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孔疏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而仕至大夫由身有德故尚之而身服大夫服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孔疏其行位之處齒列於適子之下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為主是宗適也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矣

陳氏澔曰大夫適子為士可服大夫服大夫庶子卑不敢服尊者之服止如士服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

則為之置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孔氏穎達曰士子身為大夫父身是士故不可為大夫主喪使此死者之子為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為之主前經大夫之適子服大夫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皆得用大夫禮父是士則不得主大夫喪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

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存疑孔氏頴達曰此所置之後謂暫為喪主假用大夫禮若大宗子則直為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

案命士以上唯主適子之喪以下則子之喪父皆主之而亦有不能主者則其子為大夫也盖士攝大夫唯宗子今此為大夫之父者非宗子而以大夫禮行是擅自爵也以士之禮行是擅貶君所爵之子也以

大夫之禮處子以士之禮自居是以父而屈於子也三者皆不可故使其子主之無則為之置後者大夫得立三廟大夫不可無後也孔謂所置之後暫為喪主恐誤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孔疏吉服十五升布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

凶也孔疏白布深衣是吉布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緌亦凶故鄭云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孔疏於諸侯是視朔之服於天子是視朝之服孔氏頴達曰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布衰謂麤衰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為帶因喪屨因喪之繩屨也緇布冠古法不緌以代有緌此以凶事故不緌占者謂卜龜之人

陸氏佃曰據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言因喪屨則麻衣布衰布帶緇布冠不蕤非前日之服也

存疑郝氏敬曰有司供卜筮之事即大夫之臣也麻首絰也臣義服斬衰稍降成布故曰衣布衰也布帶大帶正斬衰唯絞帶疏衰已下加布帶也占者即下宗人公有司代大夫命龜者也士喪禮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是也不言主人可知也有司麻衰喪屨則主

人可知占者皮弁禮神求吉故變吉也不言服與筮同朝服也　又曰喪服小記曰練筮日筮尸主人要絰杖繩屨有司告事畢而後杖夫筮練主人不除要絰故卜葬有司不除首絰也筮練有主人在卜葬主人在可知然士喪禮筮宅主人北面免絰今云有司麻是緇布冠上猶加絰豈易冠即不易絰有布帶而無絰帶所謂易服易輕者與鄭讀有司麻衣為句以麻衣為深衣非也

案鄭謂麻衣即白布深衣郝氏駁之謂麻者首加麻經則當卜時主人且免經豈有有司反加經之禮鄭謂布衰以布為衰綴麻衣上郝謂布衣衰其衰衣成布則經言麻衣者多矣安得於此句獨割裂乎郝又援練筮日主人要經為據不知小祥之祭感時以思親也故從凶多筮宅為親千百年計安固也故從吉多義有不同故也　又案有司筮史皆私臣有服者故半吉卜人占者非其臣故全吉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筮者筮宅也孔疏士喪禮有筮宅知之謂下大夫若士也孔疏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筮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孔疏制同深衣純以布為麻衣純以素為長衣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　孔氏穎達曰案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注服玄端也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據筮禮故朝服案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加麻此史

練冠長衣者此經文含大夫其臣為大夫以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以筮輕故用純凶服 陸氏佃曰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為衣長之即吉有漸也知然者以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知之也 郝氏敬曰鄭謂有司衣半吉史衣純凶尤非也史作龜求卦者即下卜人史服吉有司服凶耳兩占者服則皆吉

鄭意謂卜重筮輕不知卜與筮皆有有司史占者而公臣與家臣異家有蓍無龜大小宗人卜人皆公臣也記舉有司占者史占者以該主人卜舉有司該史筮舉史該有司卜舉皮弁該朝服筮舉朝服該冠文義互見鄭注未達云占者尊於有司似亦知卜為公臣而又云練冠長衣為純凶有司布衰為半凶豈大夫之喪公臣反凶服重於家臣乎繆矣

案長衣吉衣也練衣功衰也而陸氏謂長衣即練衣

繆巳玉藻言卜人定龜史定墨而郝氏謂史即卜人
又繆巳士喪禮筮宅有命筮者有筮人又有卦者有
旅占者卜日有族長涖卜有宗人受命以命龜有卜
人作龜有占者三人則此之史當即命筮者與宗人
之命龜同皆其家之有服者但尊卜故宗人吉服輕
筮故史凶服鄭謂筮史即筮人似小誤盖其家之人
未必能卜筮故必用卜人筮人卜人筮人占者原無
服故吉服也大約公臣吉而家臣凶執事凶而禮神

吉耳議者紛紛當合士喪禮而考證之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正義鄭氏康成曰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

孔疏既夕士禮此大夫禮與士同讀賵者賵猶送者人名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大夫將葬啓柩朝廟後欲出之時也案士喪禮下篇云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

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為第三薦馬時也

薦進也馬是牽車為行之物孝子見進薦馬是行期

已至故感之而哭踊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

以遣送行也包者象既饗而歸賓俎士則羊豕各三

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

先包之書謂凡送亡者賵入壙之物書也讀之者省

録之也

案既夕禮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鄭注以往來為節

抗重出薦馬馬出駕於門外徹者入踊如初包牲於此若云哭踊薦馬者出似薦馬者俟孝子踊乃出若云薦馬者出哭踊又似孝子之踊以其出為節故記言薦馬者哭踊出言薦馬者當哭踊時即出也敖繼公則謂此哭踊是薦馬者哭踊喪無人不盡其哀也亦可通但既夕禮凡踊皆指主人此踊又在徹者入下恐不當屬之薦馬者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　皇氏侃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應氏鏞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不同矣君則卹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肆師相禮

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案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宗人命龜卜人坐作龜此其事也此大宗人者即族長與

內子以鞠衣褎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鞠九六反

襢張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内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為内子而已下之是也孔疏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孔疏詳具玉藻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

皆袍制（孔疏袍制連衣裳有表裏）不襌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孔疏漢時有袿袍袍下之襈以重繒為之）襃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卿大夫已下之妻所復之衣鞠衣襃衣者始命為內子上所襃賜之衣故曰襃衣即鞠衣也復時亦用此衣亦以素紗為裏其餘如士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

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　孔氏穎達曰此經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經為首次以夫人稅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諸侯既用褒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故為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為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為三也褒衣君特所褒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

加則賜是褒衣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陸氏佃曰先儒謂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黻衣繡裳此其一隅黻衮也然則復諸侯以褒衣公襲褒衣一舉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褒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西上總明招魂所用之衣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稅他喚反音彖揄音遥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

祝素沙言皆以白紗縠為裏　孔氏頴達曰此明婦人復衣婦人衣有六也夫人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税言揄狄以下至於祝衣　陸氏佃曰夫人先祝衣後揄狄即服有漸也據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其言狄税素沙又以别内子焉據内子以鞠衣素沙夫人税衣不言以不纁不以　陳氏澔曰税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揺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揺狄狄當為翟雉名也此服盖畫揺翟

之形以為文章因名也　又曰儀禮注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

案此舉裏以明與諸侯之冕服禪袷異也

復西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

各如其命之數孔疏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言諸侯之士一命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　孔氏穎達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為上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為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其復處不同故檀弓云君復於小寢大寢庫門四郊而云復西上者但有兩人以上一處復者則西上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絞戶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黄之間

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
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閒大夫去振容士去
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　孔氏穎達曰此明大夫
葬時車飾諸侯已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
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得
有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
屬於池下人君之柳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
閒又有魚故注云在其閒詳見喪大記　陸氏佃曰

大夫士殯與葬儀雖小不同大畧一也其異者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存疑陸氏佃曰宜承蒲席以為裳帷之下脫爛在是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依注作祔

正義鄭氏康成曰附讀皆為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孔疏鄭恐大夫昆弟為大夫亦得祔之故云

祔者祔於先死者　孔氏頴達曰大夫祔於士謂祖為士孫為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無昆弟謂祖無昆弟為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為士者高祖為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為士者若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無可祔亦如是祔於高祖也

通論彭氏絲曰士不附於大夫而喪服小記言士附

於大夫則易牲者彼謂無士可附故禮如此

存疑鄭氏康成曰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

孔疏中猶間也中一以上小記文言不得祔祖則間曾祖一世祔於高祖又無可祔則又間一世祔於高祖之祖

案天子諸侯皆君也其貴絶族萬無可易牲而祔之理大夫雖貴於士然皆屬人臣故可易牲而祔　又案祔以為祭也新主之遷必入祖廟殤與無後祔食亦於祖廟故必附之祖耳若高祖之祖久已無廟祔

之何為且大夫以別子為祖者不必祔廟適士得立二廟官師得立一廟者亦不必祔廟又大夫賜氏則各為族恐不可以此族之孫祔彼族之祖則易姓而祔正可濟禮之窮此等處正當觀會通以行其典禮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祔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

應氏鏞曰重世裔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婚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

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正義鄭氏康成曰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　孔氏穎達曰此論婦之所祔義與夫同孫婦祔祖姑無妃謂無祖姑(案無祖姑或祖姑被出或宗子成人未娶而置後者)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無則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亦祔之

案妾毋不世祭祔之何為禮亦有易牲而祔於女君

一條當酌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

公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

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

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

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

附於公子不敢戚君孔疏祖為君公子不敢祔之故祔於祖兄弟之為公子者

孔氏頴達曰男子祔於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祭特牲禮云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子是不言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言配

存疑郝氏敬曰鄭謂不祭王父豈有附女子於王母而不告王父者謂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倭說也案母自入廟後鋪筵設同几自忌日外無專祭矣況女子未嫁及既嫁未三月而反葬必無世祭祔之何為若公子之君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有公子可祔矣若别為小宗則不必祔兄弟之為公子者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為侍　孔氏穎達曰太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若踰年則稱君

存疑孔氏穎達曰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雖踰年猶稱子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具在曲禮疏　陸氏佃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名陵之會陳

子亞衛侯待猶陳侯也案左傳定四年二月陳侯吳卒三月會召陵侵楚未葬可知若溫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莒子之上視君下一等案左傳僖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款卒冬晉文會於溫經傳不言葬陳穆公

案古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見天子而受命豈有未葬甫葬而出與他國之會盟者待猶君謂其國之臣民耳而諸儒必援左傳諸國會盟以相証其可訓乎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孔疏斬衰既練與大功初死要絰麤細正同但斬衰易葛不如大功麻重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孔疏三年練言冠明大功亦有冠大功麻謂絰帶明三年亦有絰帶是互言之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　孔氏穎達曰此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特云冠大功麻有七升八升九升三等賀瑒謂有細於三年之練衰者以新喪之重故皆易之庾氏謂惟降服大功

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據下文論小功之殤則此大功亦殤降服故依庾說也其餘大功則不得易大功無杖無可改易

案論恩則三年重於大功論服則麻重於葛此以大功之麻易三年之葛降服之麻重也餘九月則麻葛兼服之輕重同也大功之繩屨與三年之練屨正同則不易三年之練屨以三年重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

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孔疏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故知此是大功以下兼小功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孔疏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孔疏大功親以下之殤大功親已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孔疏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而冠曰某甫是且字　案此是謂本無字而且

為之造字尊神不名為之造字　孔氏穎達曰此明已有父母之喪練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也已有父母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則不改練時之服身著練冠祔祭於殤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孫適

孫為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當祔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弟冠而兄得為殤者兄十九而死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奥則曰陰童

張子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呂氏大臨曰上言有三年之練

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三年統言父母若長子及為人後及適孫為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於三年練冠中特為父母立例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

案此兄弟之殤亦謂此殤於已為兄弟行輩耳非必定是兄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

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哭對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為禮也散帶垂與居家同也孔疏士喪禮三日絞垂凡喪小斂而麻孔疏士喪禮小斂襲絰於序東疏者小功已下親者大功已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孔疏與主人同成服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孔疏奔喪後至三日而成服

孔氏穎達曰此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情重不暇問餘事唯哭對使者則於禮

可也大功已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若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未小斂之前也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成之親者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奔喪禮聞喪即襲絰絞帶不散彼謂有事不即奔喪故也又奔喪禮至即絞帶不散垂彼謂來遲此即來奔故至猶散麻以見尸柩故

也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正義鄭氏康成曰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　孔氏頴達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謂女君死攝女君也尊祖故自祔妾合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妾祖姑無廟於廟中為壇祭之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

得為主則別為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方氏慤曰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適也　陸氏佃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曰至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

存疑方氏慤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略

之也

案妾祖姑無廟方說未確

君不撫僕妾

正義鄭氏康成曰略於賤也　吴氏澄曰君撫大夫及内命婦大夫君撫室老及姪娣仕於家曰僕僕賤於室老者妾賤於姪娣者故恩不及之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孔氏穎達曰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為女君黨服防覬覦也

攝女君差尊故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陸氏佃曰即不言先嫡女君出　黄氏乾行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為夫人是謂攝女君也女君死妾猶為其黨服徒從也而今則不服其黨此又其隆於衆妾者也唯其隆故雖無女君而内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所

以家齊而國治也 案妾稱妻皆曰女君此通大夫士而言不専指諸侯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舉人臣潘炯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四

雜記上第二十之二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

祔乃畢　孔氏穎達曰此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之鄉而哭此謂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不同者此經謂降服大功者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不及喪柩在家主人葬竟已還送葬之人值於路不得隨孝子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兄弟疏者謂小功緦麻彼既無主雖服緦小功之疏亦爲之主虞祔之

祭

通論孔氏頴達曰案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是大功有三年者至大祥則緦小功有三年者至小祥今此疏者亦虞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故熊氏云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

案死者子幼或有妻則緦小功之兄弟來主其喪必至小祥死者無妻子則但至虞祔卽無服者亦然以

送死之事至虞乃畢也以虞與祔近故注連言之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

孔氏穎達曰未畢謂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　孔氏穎達曰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若未成服已前與殯之時身亦弁服而首弁絰也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遭兄弟之輕喪緦麻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也若成服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

著素裳而首服弁絰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也孔疏父爲長子杖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也爲妻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故不杖不稽顙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　孔氏穎達曰爲妻謂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敢爲妻稽

顙案喪服云大夫爲嫡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父沒母在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連文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有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旣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　陸氏佃曰適子爲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

以杖即位可也　陳氏澔曰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　孔氏穎達曰去諸侯謂不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自尊適卑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

存疑劉氏敞曰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辟新君也然則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説非也案記以所仕之尊卑爲服不服之節非仕與未仕之謂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別彼列反縫音逢繰依注作澡音早

正義鄭氏康成曰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

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辟象吉輕也繰當為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為有事其布以為纓孔疏緦冠已治其縷纓布縷俱治小功緦輕初而絞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喪冠輕重之制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條猶著也條屬謂取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著冠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

吉冠則攝上屈縫鄉左左為陽陽吉也凶冠縫鄉右右陰喪所尚也過小祥猶條屬故縫猶鄉右也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鄉左也緦衰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為纓以輕故也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已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案小功服輕小斂即絞大功以上服重成服乃絞至葬後卒哭則男子俱易葛帶大功以下女子亦葛帶

矣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朝直遥反去起吕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　孔氏穎達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緦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出其半以七升半用緦麻服之衰服也鄭注喪服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取緦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經云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

錫明此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　陸氏佃曰升之精粗有不同鄭氏謂八十縷爲升舉其精者也緦於縷加灰錫於布加灰朝服據布朞悲哀三年憂緦思而已　黄氏震曰升者麻縷之數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去其半爲緦　陳氏澔曰緦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湅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襚音遂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孔疏以彼不以爲正服所用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

孔氏穎達曰襚謂以物送死用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褒衣是己車服之上不可以施人　方氏慤曰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褒衣即前言復諸侯以褒衣是也　陳氏澔曰上公以鷩冕爲次侯伯以毳冕爲次子男以絺冕爲次　吴氏澄曰冕服以襚後路以賵但言相襚者包

賵在其中也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遣弃戰反章本或作鄣音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輤其蓋也四面皆有鄣蔽以隱翳牢肉　孔氏潁達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

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个為一具取一車載之故云視牢具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疏布輤者以麄布為上蓋四面有物障之入壙置於椁之四隅 賈氏公彥曰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於車直持之而已 陸氏佃曰疏布輤亦如殯車為輤其異者四面有障置於椁之四隅 郝氏敬曰遣車送葬之車送行曰遣死有遣車皆以爵命為差故牢具視其命數

存疑孔氏穎達曰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

案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左傳天子十二牢此經言遣車視牢具則如命數可知鄭謂喪禮質不視命數諸侯之大夫與天子大夫同夫復之人數襲之衣數皆如命數安見喪禮質不如命數乎天子之元士視子男可謂諸侯之大夫五乘而天子之元士不一乘乎孔疏天子上士三命得有遣車諸侯士賤無有則又謂命數與鄭異矣疑不若郝説爲當

也諸侯之士有命有不命命士則遣車如其命數不命之士則無遣車其牢具直持之耳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粻陟良反醢音海

正義鄭氏康成曰粻米糧也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　孔氏穎達曰遣車載粻有子譏其爲失也遣奠之餕無黍稷故不載粻既夕藏筲者謂遣奠之外别有黍稷麥也遣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正義鄭氏康成曰各以其義稱　孔氏穎達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喪稱哀子哀孫謂自虞以前凶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　方氏慤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於三年孝則為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哀

案祭稱孝孫孝子孔疏止舉卒哭極窆蓋主入廟則天子稱孝王矣

端衰喪車皆無等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車惡車也案士喪禮記主人乘惡車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　孔氏穎達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等等

差也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等差之別也案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旣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

存疑陸氏佃曰衰制雖無等其布之精粗則有差也據衰與其不當於物也寧無衰案陸以布之精粗言則仍是有等似非記義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緌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案春秋傳大帛之冠非大白注引之豈鄭所見本爲大白與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　孔氏穎達曰大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緌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緌故云而后緌也大祥縞冠亦有緌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

縫則知縞不條屬旣別安卷灼然有緌也　馬氏晞孟曰冠以莊其首緌以致其飾冠而不緌者始於上古尚質而不文也冠之以緌者制於後代以文而勝質也始冠者欲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緌者也至於玄冠或以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縞冠則或以玄武或以素紕此皆以緌者也雜記所言特喪冠爾　陸氏佃曰委委貌也玄所謂縞冠玄武縞所謂玄冠縞武如是而後緌先儒謂玄冠委貌也

然則縞冠素委貌與素委貌蓋素端之冠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迎魚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然則士弁而祭於己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士以爵

弁爲上故用助祭玄冠爲卑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已以已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用爵弁自祭已廟於禮可用也是記者緣事類許之著爵弁也親迎配偶一時故許其攝盛服祭祀須依班序著弁於理不可也案記所謂可蓋僅可之辭　馬氏晞孟曰周官司服曰王之吉服祭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降而至於祭羣小祀則玄冕蓋祭之大者莫重於昊天而祀之小

者莫甚於羣小祀不別以服不降以等則尊卑不明
隆殺不分而禮幾乎熄矣大夫士祭之大者莫重乎
助於公祭之有常者莫甚乎祭於已故大夫則冕而
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者
亦周官六服同冕之意也葢王則異其服而大夫士
則異其冕弁而已周禮又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
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爲極而士以
爵弁爲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苟弁而祭於已則

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已則不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　孔氏穎達曰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與少牢異故鄭注云唯孤爾　崔氏靈恩曰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

之也

辨正陸氏佃曰下大夫一命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已可知下士不命冠而祭於公則端而祭於已亦可知少牢朝服而祭下大夫也特牲冠玄端而祭下士也王之上士三命服玄冕則弁而祭於已矣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椈音菊枇音匕本亦作朼長直亮反刊苦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臼杵所以擣鬱也椈栢也孔疏爾雅釋木

文朼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朼用棘孔疏特牲記朼用棘心吉時亦用棘畢末頭亦刋削之朼亦當然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刋猶削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吉凶暢及朼畢之義暢謂鬱鬯也梧桐也以柏為臼以桐為杵擣鬱鬯柏香桐潔於神為宜也牲體從鑊以朼升入於鼎從鼎以朼載之於俎主人舉肉時以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也

通論陳氏暘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

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廪人之所槪黍稷之匕也饔人之所槪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挑匕挑匕小於疏匕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之以挑匕然後注於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畋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觩角弓其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曰畢狀如匕喪匕用桑而畢亦桑則

吉匕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言匕畢同材也然桑黄棘赤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贊者錯俎加匕鄭氏曰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載匕備失脫也少牢及虞禮無匕何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其說是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

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孔疏襲著衣畢加帶乃成變之所以異於生孔疏襲衣與生同惟帶與生異

孔氏穎達曰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絞不可加帶故知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但𢄼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吉時大帶惟有朱綠玄華無五采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二采並異於生也然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士喪禮用緇帶　陸氏佃曰言大夫巳上襲尸其帶

皆以五采繅率之卽非襲尸無率也據士練帶率下

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甕於貢反甒音武筲所交反衡戶剛反見音間厠之間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桁所以庋甕甒之屬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　孔氏穎達曰此送葬所藏之物醴是稻米所爲甕者盛醯醢甒者盛醴酒筲者盛黍稷衡者以

大木爲桁置於地所以庋舉甕甒之屬見謂棺外之飾實此甕甒筲等物於見外㯺内旣畢然後以承席加於㯺上窆旣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用器役器在見内苞筲明器在見外此是士禮大夫已上則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器虛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横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故謂承席 賈氏公彦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惟見此帷荒故

名帷荒爲見　彭氏絲曰甕高一尺口徑六寸五分
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受三斗甒口徑一尺
脰高二寸徑八寸腹徑尺二寸底徑六寸受五斗
案續漢書禮儀志下明器筲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
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
醢一屑一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
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孔疏所云甕者盛醯醢
甒者盛醴酒筲者盛黍稷得此可以爲證衡仍作桁

康成以漢人解周禮仍漢制故也

重既虞而埋之重直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就所倚處埋之　孔氏穎達曰案既夕禮初啓朝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謂將鄉祖廟若過之然也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案埋重之地賈逵云辟兩楹閒何休云廟北墉下與

鄭異疑何得之蓋所埋之地必践踏之所不及也然無考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辯音徧

正義鄭氏康成曰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 孔氏穎達曰禮凡大斂小斂及啓攢之

時惟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辯拜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為大夫出雜記云大夫至絶踊而拜之是也

案應氏謂賓亦於是拜死者吳草廬辨之謂儀禮喪禮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門外及後凡襚賵儀皆大畧放此由此

觀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問之辭於死者只有襚賵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並無拜祭於死者之禮故楊氏復曰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答拜非禮也既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扆鬼神尚幽闇也孔疏案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

徹帷屋之則屋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無柩謂旣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孔疏葬後神主祔廟還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　孔氏穎達曰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祖廟門右西邊

也據車門内出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内西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以君來則拜迎去則拜送今君弔事竟不敢必君久留也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設奠告柩知之或謂此在廟載柩車時奠謂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繭古典反稅他喚反袡而占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繭衣裳者若今大纊也纊爲繭緼

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惟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孔疏子羔爲大夫無文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

孔氏穎達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裳者纊爲繭謂衣裳相連而緜纊著之稅黑衣也亦衣裳連纁袡也袡裳下緣襈也以絳爲緣繭衣既褻故用稅衣表之合爲一稱也表端

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云以素爲衣裳此第二稱
服既不褻並無別衣表之也皮弁第三稱十五升白
布爲衣積素爲裳也爵弁第四稱玄衣纁裳也玄冕
第五稱大夫之上服也纁袡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
用之故曾子譏之　陸氏佃曰據此男子裏衣皆連
衣裳袠蓋亦如之然則婦人連衣裳放男子之内也
公襲九稱爵弁三大夫五稱皮弁三則士三稱爵弁
一皮弁二與凡襲親身之服不與其餘爲序故子羔

襲税衣其素端已下自爲序素端亞皮弁皮弁亞爵弁爵弁亞玄冕公襲衮衣其玄端已下自爲序玄端亞朝服朝服亞素積素積亞爵弁爵弁亞玄冕玄冕亞褒衣案死者不冠記言皮弁爵弁玄冕孔陸因之此皆以服言不言服文省也

存疑彭氏絲曰三禮圖注褖衣當玄端處生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而襲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玄端亦名褖衣也曾子譏之者非譏褖衣譏用纁衵褖衣纁衵是婦人嫁時之服亦非裳衣故曾子

譏襲婦服

案税衣黑衣男女通用惟婦嫁則緣以纁耳王肅以

袡爲蔽膝非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爲於偽反又如字使色吏反復音伏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

案詳曾子問互考自得之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閒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

孔氏穎達曰此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之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一踊襲明日朝踊又明日朝踊為四日晚小斂時又一踊為五小斂

明日朝又踊爲六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七也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凡三也婦人與丈夫更踊居賓主之中閒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 方氏慤曰爲貴者踊則多爲賤者踊則

少此重輕之别也　陳氏澔曰記者固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汎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為三踊之限也

存疑徐氏師曾曰婦人居閒上四字衍文

存異陸氏佃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與三五七

然後有閒士三踊婦人居閒言皆三無又閒故也然則婦人居閒若閒七踊其二日甲一踊又二日乙一踊又二日甲一踊大夫放此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音袞

正義鄭氏康成曰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襲用衣稱卷冕之制玄端者燕居玄端朱裳也朝服

者緇衣素裳日視朝之服也素積者皮弁視朔之服纁裳者冕服之裳亦可鷩毳任取中閒一服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此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褒衣冣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朱綠帶者以素爲之飾以朱綠此衣之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重加大帶於此帶之上象生時大帶也用素爲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即前經率帶也

通論鄭氏康成曰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孔疏

天子諸侯襲數無文鄭約之故稱與疑辭也 孔氏穎達曰公襲以上服在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 方氏慤曰言公之襲如此自卿大夫而下固有降殺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 孔氏

頴達曰申加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也　陸氏佃曰子羔言繭衣裳公言朱緑帶申加大帶於上相備也素積言皮弁則纁裳言爵弁可知然則公襲爵弁蓋三卽言爵弁三嫌不侈又公言襃衣而子羔不言著有襃衣則襲無則否

案公襲端衣弁服冕服不一等故先用朱緑之雜帶而重加大帶之素者於朱緑帶之上若謂重加於革帶上則本文不言革帶也孔疏言此衣之小帶散在

於衣已與鄭義異矣又考士喪禮惟言緇帶不言革帶蓋革帶以繫佩韍不用佩故即以此帶代革帶爲重帶與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孔疏兩股相交謂之絞環者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

士素委貌孔疏武叔投冠括髮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

大夫已上素爵弁孔疏雜記大夫與殯亦弁絰與他殯尚弁經則子更明矣而

加此絰焉散帶孔氏穎達曰親始死孝子去冠至

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巳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一也　方氏慤曰親始死故未暇辨貴賤之等　黄氏裳曰至大斂子亦弁絰

存疑黄氏裳曰鄭注未有散帶二字孔疏於旣馮尸主人絞帶條下亦云小斂於戸内訖主人袒括髪散帶垂今以記文考之小斂但言婦人帶麻主人絞帶不言主人帶絰至奉尸夷於堂方言帶絰而注說則以小斂之時散帶疏說又以爲旣小斂之後散帶其

說不同皆不足爲據

案士喪禮陳小斂衣衾即言苴絰下本在左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則未小斂已散帶矣鄭注因言首之環絰故幷腰之散帶言之猶士喪禮之言絰因及帶也黃氏之疑未審耳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鋪普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　孔氏穎

達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臣喪大斂君未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至則主人撤去之君來升堂時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商祝主斂事者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廣古曠反長直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帛　孔氏穎達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槨中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

復丈八尺則失禮也

案旣祖奠公賵賓客贈奠於輁左及邦門公又使人贈實於棺蓋公賵贈皆玄纁束五匹爲束玄三象天纁二象地其廣皆二尺二寸長丈八尺爲制今玄纁廣尺長終幅是不誠而非禮矣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孫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

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相息亮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弔者即位於門西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稱孤某者其君名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終於篇

末明諸侯相弔含贈賵之禮此一節明弔禮也門西謂主國大門之西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鄭注喪不言擯此對例耳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司儀云每門一相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士喪禮擯者出請入告是也孤某須矣孤謂嗣子也異於吉禮故不出迎主人升堂謂從阼階升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

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擯之辭也已下皆然

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　彭氏絲曰西於門謂介位

雖在賓東南亦西於門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

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

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

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含胡闇反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言

降出反位則是介也皆受之於殯宮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卽就也以東藏於内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含禮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含者坐委所含之璧於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已後則以蒲席承之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卽喪屨也此弔者既為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襚於死者

爲切故在先陳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春秋有旣葬歸含賵襚無譏焉孔疏

案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也公羊亦云不及事皆譏其緩鄭云無譏者據穀梁云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所以不譏者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故原情免之

存異孔氏穎達曰宰夫朝服卽喪屨者宰謂上卿也

言夫衍字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

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

案孔又謂此喪久故子親受若新喪不親受豈有鄰

國以含襚賵贈來而子不見賓者見即親受矣蓋大
斂後即殯鄰國來弔多在殯後故本文致含致襚皆
曰鄉殯即執紼亦在殯之紼原不必久也若葬後則
緩而當譏矣鄭以旣葬言之孔又援穀梁證之轉疏
矣隱之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豈新有幽王之亂
乎　又宰夫朝服孔疏據下宰舉璧與圭謂此宰是
上卿夫字衍攷春秋時惟宋吴有大宰餘國無稱上
卿曰宰者周禮冢宰下有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

大夫四人上士八人小宰受含襚幣玉之事宰夫掌弔幣器財用則下所云舉璧與圭當是小宰餘皆宰夫初非上卿也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内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

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一遙反 霤力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委衣於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孔疏南頭爲上順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授襚者以服者賈人也孔疏聘禮有賈人故知授襚者服是賈人其舉亦西面亦襚者委衣時孔疏上云委衣於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皆曰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鄉殯今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襚者西面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襚禮案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賵者稱執圭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

爵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旣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褒衣不以襚以外無文

陸氏佃曰所受服轉卑故其所授轉高也爵弁服尊矣受於門內爵皮弁次之受於中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玄端卑矣自堂上受玄端不言受朝服於西階受玄端於堂亦以此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

某須矣陳乘黄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賵芳鳳反乘繩證反輈竹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輈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孔疏引覲禮證馬爲下謂馬四匹亞次車下案四即駟也謂路車之下四馬次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黄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爲史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賵禮乘黄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黄之馬於大路之

西於殯宫中庭北輈者大路輈轅北鄉也客使謂使客之從者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由在也陳路北轅既竟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大路亦使設之也賵既夕有奠主於親者故既夕禮兄弟賵奠此諸侯相與既疏故無奠　方氏慤曰乘馬曰賵此言賵禮故陳乘黄大路於中庭　陸氏佃曰大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以馬　陳氏澔曰覲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既

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贈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存疑陸氏佃曰客使牽馬者也自下自路下西之前聘禮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鄉許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者説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賵者出乃言反位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 孔氏穎達曰此總明從上以來弔含襚及賵文不見者將命旣畢子拜稽顙之後將命者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者主人上卿坐舉含者之璧與賵者之圭宰夫舉襚謂宰之屬官舉此襚者之衣宰與宰夫欲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

主孤之位來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　陸氏佃曰此弔儀也始云寡君使某弔矣而曰寡君使某含寡君使某襚寡君使某賵又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弔臨含襚賵皆相將贈賻亦應爾而今不錄不與錄也故曰玩好曰贈貨財曰賻

存疑孔氏穎達曰鄉殯謂在殯之西南東北面　案殯在西階上其西近序其西南似無餘地可容將命者疏謂在殯西南者誤　陳氏澔曰賵者

出反位於門外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賵云云宰舉以東之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

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臨如字紼音弗使色吏反拾其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孤降自阼階拜之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

無接賓之禮　孔氏頴達曰此明弔含襚賵旣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老某相執綍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助主人執其葬綍其實爲哭而來耳一介言惟有一人爲介謙辭耳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臨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也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者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請復位者宗人下阼階請客復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

也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前文云孤某此直云孤不云某者客是使臣不復稱名也

陸氏佃曰臨應親至故其辭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含使某襚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賵稱上介亞於此與若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綍容外客臨有葬而至者也含不及斂不及事矣襚不及殯不及事矣賵不及葬不及事矣雖然猶愈乎否賓升受命於君孌子稱君容外容

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

存疑孔氏頴達曰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是奉君命而行此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

辨正姚氏舜牧曰弔含襚賵外有臨以執紼禮辭曰

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又再三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賔客則此禮為君所命審矣解者訓自行臨哭之禮若聘客之有私覿然非也下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是其證

案此鄰國君不來親弔遣使來弔是在將葬之時五事並行故曰凡將命鄉殯將命亦有既葬而來者故含禮有曰既葬蒲席其將葬而來使含使襚使賵者

舍不及斂襚不及殯賵不及葬矣使者上客爲正其餘皆介也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弔亦上客而不言上客弔亦慰生一事而已餘皆以哀死但賵含襚猶致其物臨特致其情臨於事尤重故特言之也賵以上介則含者次介襚者四人自次介以下子男則末介及行人宰史爲之已臨禮特重故文尤詳稱君命三而孔乃比之私覿誤矣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　孔氏穎達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通論陸氏佃曰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

興踊斂力劍反馮皮冰反

正義鄭氏康氏曰此喪大記脱字重著於是　孔氏穎達曰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興踊惟四字别義皆同也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燎力召反乘繩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

孔氏穎達曰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

謂人引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専道謂喪在路

不辟人也二事爲重與天子同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四